

曷將星告殞中道崩徂乎曷大志弗終以莫不傷乎曷廟貌尸
祝墟落相望乎曷築爾新宮美棟美梁乎曷鳴鐘吹竽鼓堂堂
乎曷踐爾邊豆奠椒漿乎曷衣裳楚楚以朝以翔乎曷降鑒我
民四國于匡乎

修諸葛井祠記

楊名

成都錦江街中舊有井其制與他井不同大約中虛方丈深二
丈口徑尺許精巧堅固非俗工所能爲以創自諸葛忠武侯故
託之名然侯之爲此也自有深意或曰蜀都上應井絡且當岷
峨之勝故設此井以通王氣審如是則侯爲漢之心可謂無所
不用其極矣侯本草茅一介之士窮卧隆中寄志甚高而託言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碑記

五

星集五

甚近時未有能知者唯昭烈因徐庶之薦往造其廬問以事勢
數語契合魚水斯投乃賊之不亡而漢之不帝惴惴旦夕是故
智之所及力之所能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且欲以人勝天以
神設教如臨印火井其勢漸微闕而嘘之使之復盛由茲而觀
則修井通氣亦事之所必有者侯之報漢何其忠且切哉顧歲
久井且湮沒匪但疎遠卽鄉里之人詢厥所在皆茫然莫能對
殊可慨矣今年春蘄谷王公以大中丞拊循我蜀其治雖因時
損益而其意則多述侯之舊大抵開誠心布公道以身許國以
德飭政所以爲之主本者遠相符合故也考古修廢偶及此井
遂命有司大加葺治井上覆以方亭設旱礮以利民用井南設

屏門一內建正廳三楹以祀侯像左右爲廂各二門戶區別皆前此所未有者工已名適以訪醫入省成都知郡大夫馬君過予而告以其事且屬爲之記余自有知以來嚮慕往哲每讀史傳至伊呂大致必掩卷嘆仰若難乎其繼至漢而得侯又復暢然以喜也由是而益究心焉乃知古今人所以爲學與夫學之所以爲用判乎其不相若而不覺泣然以悲夫身有出處道分體用固理勢所不能免然自宋儒始諛諛言之漢以上則不然也伊呂余無庸論卽論忠武侯方其躬耕南陽與廣元公威輩何所優劣及蒙三顧而後出出而經畧中原謀猷舉動必中機宜雖其時尙紛爭未暇於制禮作樂興復古道其以安危爲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碑記

堯

星集五

道路無不繕理茲言其有確乎余嘗謂伯仲伊呂禮樂有興與
三代遺才之嘆庶於評侯爲正而拘士之說政自無所損益也
藁谷公葺理斯井亦勿翦召棠不伐孔林之意且使後之人知
賢者所遺萬世不泯而因小求大必有以侯爲之師者風教所
係豈小小耶若以爲奇其事而章之不可以語二公異世之同
德矣余明非知人直陳所見附於記井之末雖不及見侯尙幸
見藁谷公而請正之也公何以教余哉

重建諸葛亭記

俞大猷

昔諸葛先生躬耕南陽時人以伏龍稱之故名其所居之岡曰
卧龍是山因先生而得名也桂林郡有峻山古名卧龍後人以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碑記

本

星集五

其名之相合結亭其巔塑先生之像而時祀之是先生因山而
得祀也然先生爲天下後世仰止無已者其何以得之哉陳承
祚爲先生理民之幹優於將畧是未足以知先生之大烏足服
先生之心哉猷謂先生爲相亦優爲將亦優但此二者可以一
人而並優不可以一人而並任可並優者人之才也不可並任
者勢不行也相居闔內秉樞持衡若國難方殷大憝未殄興師
十萬日費千金皆將取足於民理民無方則財用不給爲相臣
者豈容一日使居外哉將治闔外張軍宿野常如見敵援桴而
鼓呼吸存亡賞罰不當則兵不服號令不申則兵不齊節制不
明則不能決勝爲將臣者豈遑一日使居內哉故蕭何爲相韓